



雷曉青

出生：民國66年生

學歷：新竹師院

現任：新竹師院語文教育系

曾發表作品：回首來時路、吾愛吾姊

創作理念

眉，一向被認為是最能展現一個女人神韻的象徵。劇中兩位女主角，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環境中，培養出不同的性格和價值觀，但她們皆有勇敢肯定自我的特質。

長久以來蘊藏在女性心中，渴望自主和屈服於傳統而引發的種種矛盾，不斷地改變女性的想法與成就。但在女性拚命地想證明自己的同時，卻也極渴望男人的認同，和依然如故的保護。這使得兩性之間的關係，日漸微妙複雜。在本劇中，筆者不帶褒貶地，只希望以平實而細緻角度，由不同的事件，來強調烘托女主角們征服傳統的勇氣。

然而，生命的無常總發生在意料不到之時。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溫柔、霸氣、堅毅或軟弱，當面臨無可避免的命運時，都必須為你的所作所為，得到報償，與付出代價。

眉

劇情大綱

《眉》之劇情梗概

劇本《眉》是在敘述著兩個女人的故事。時空交錯著陳述，在民國35年的秀梅，以及在民國88年的昀芝和發生在她們身上的故事。

秀梅愛上了上海來的柳熙，不顧父親的反對，拒絕了不論在學業、家產、地位皆能符合父親心中所謂理想女婿的對象，堅持她所愛、所選。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即使當初在結婚不久後，發生那樣的事，她依然...

昀芝在商場上有過人的能力和天賦，在許多競爭中，她不斷脫穎而出，使她漸漸成為人們口中的女強人。然而，她卻無法得到她的丈夫的認同，在她力爭上游的同時，她與她的伴侶之間的鴻溝間隙也越來越大。於是，她的言行舉止，變的日益尖銳，她已不知這究竟是為了保護自己，或是傷害對方。直到發生了這件事....

《眉》之劇情說明

眉，一向被認為是最能展現一個女人神韻的象徵。劇中的兩位女主角，在不同的時代背景與環境中，培養出不同的性格和價值觀。但，基本上，她們皆有勇敢肯定自我的特質。在某些方面，她們都希望能以自己的抉擇與判斷，來表示她們能夠獨當一面。

劇中，除了兩位主要女主角外，另一個個性鮮明的女性，是京劇《牆頭馬上》中的李千金。李千金是古代雜劇中一個勇於追求自己幸福，不畏懼沉重禮教約束的勝利者。

長久以來，蘊藏在女性心中，渴望自主、自由和屈服於傳統束縛而引發的種種矛盾，不斷地在改變女性的想法和成就。但是，在女人拚命地想證明自己的同時，卻也往往亟於渴望男人的認同，和

依然如故的保護。這使得兩性之間的關係，日漸微妙複雜。

在本劇中，筆者對這兩個女性的角色，並無寓褒貶於其中。只希望以平實而細緻角度，由不同的事件，來強調烘托她們征服傳統的勇氣，卻也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在內心深處，對於「依靠」的需要。

然而，生命的無常，總是發生在意料不到之時。無論你是個怎麼樣的一個人，是溫柔、堅毅、霸氣，或者是軟弱，當面臨無可避免的命運時，都必須為了以往的你，所有的所作所為，得到報償，與付出代價。

劇本《眉》在時空上的安排

此劇本在時空上的結構處理，是兩個延展型的時空，同時在劇中進行。以現代的角度看來，民國88年是現在，昀芝和拓翔的故事持續在發展。而秀梅，常在看到現今之事，也許是發生在孫女昀芝身上，或者一些尋常小事，使她回想起她20歲的故事。

兩個時代的步調，同時在行進。中間以白樸的雜劇《牆頭馬上》中第二折，李千金夜裡幽會裴少俊於後花園一段做串場。欲使觀眾同時有現代人看京劇和聽柳熙說京劇故事的幻覺，將兩個時空交會在一起。

人物說明

民國35年

林父 在霧峰經營昌山茶行，做生意童叟無欺，是個老實生意人，作風保守，但穩紮穩打。經營茶行有成，使得林家經濟狀況良好。對鎮上事務，古道熱腸，與鎮長關係良好，為當地士紳。直到秀梅和鎮長兒子的親事告吹，和鎮長家的往來，漸漸較不熱切。

林母 傳統的中國婦女，安份持家，相夫教子。然而，在生活中也自己悟得一些處事的智慧。

林嶽堂 林家長子，時年27歲。民國35年，自日本讀書，學成歸國，幫助父親經營昌山茶行，使得茶行規模日大。其經商作風大膽卻不失謹慎，能夠洞察先機，掌握潮流，帶動新趨勢。是一個優秀的經營者，使昌山茶行歷經50多年不衰，更轉型為大型茶製品公司，即民國88年的昌仁茗品股份有限公司。

林秀梅 林家長女，是林家的掌上明珠。為人天真浪漫，心地善良，更有一種堅持自我，追求理想的毅力和勇氣。

柳熙 民國34年，自上海來到台灣。是一個年輕、熱情、有抱負的人。雖屈就於一個小郵差，但文學知識充足，希望有一天能以寫書，做文章謀生。

民國88年

柳昀芝 林秀梅的長孫女。在美國賓州大學獲得商業設計碩士學位歸國。能力卓越，有異於一般人的毅力和創意。進昌仁茗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年，屢獲商業設計大獎。今年六月，晉升企劃設計部經理，成為公司策劃開發之首。為昌仁茗品的董事長林嶽堂的孫姪女。現年27歲。

張拓翔 七年前，因在商場新秀評選中脫穎而出，蒙昌仁茗品董事長林嶽堂青睞，以高薪挖角至昌仁茗品。五年來，帶領著昌仁茗品全體同仁，將銷路轉型為多方位茶葉副產品的行銷，成效卓著。86年底，晉升為總經理。幾乎代林嶽堂打理昌仁股份有限公司上下大小事。
87年3月，與柳昀芝因相愛而結婚。現年32歲。

王大銘 與拓翔是超過十年的同窗好友與工作夥伴，現任昌仁茗品總經理特別秘書，幫助拓翔處理事務。

張母 大嗓門，因為心疼兒子，不滿意媳婦的持家之道，因此，說話較為尖酸刻薄。本性並不壞。

張父 溫文有禮，寡言。面對妻子有時的蠻橫不講理，總讓著她。只是，有時仍不免要防止妻子失言、失態。

林秀梅 已年老，精神上，恐有老年癡呆症。近日，常無法自拔的沉醉在回憶中。但經過歲月的洗禮，更添一種生活的智慧。

牆頭馬上

李千金 正旦，此雜劇中的主角。劇中所有的曲，皆為正旦所唱。勇敢追求所愛，追求幸福，不畏世俗的女性。

梅香 李千金的貼身丫鬟。聰明伶俐，鬼靈精怪。對於男女情事，尚不太理解。但對小姐是既忠心又貼心。

斐少俊 奉官差下鄉來買花栽的寒儒。俊麗清秀，與李千金在李總管的花園裡相見後，便互相喜愛對方，並決議一起私奔。

老嫗嫗 李千金的奶媽，一個傳統觀念根深柢固的形象之人，但終為李千金的誠心與堅持所軟化，放李千金與斐少俊離開。

【一】

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台灣省台中縣霧峰昌山茶行，林家宅第，古早時期的客廳，裝潢講究〈卻不誇張〉，看得出在當時是台灣的有錢人家。客廳左後方為大門，秀梅正對著舞台坐，林母側身，作幫秀梅畫眉狀。閩南話發音。

林母：阿梅啊，阿母幫你畫一個親像月娘的目眉，很秀氣那款。

秀梅：有水〈美〉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親像彎彎的新月？

林母：憨子，因為阮查某人就是要親像月娘同款，要溫順有寬容，敢採〈即使〉在黑暗暝，猶原〈仍然〉溫溫的照。查甫人就是需要這款牽手來嘎伊扶家。你抹聽人說，查某人若有柳月的目眉是最水的。

（沉默一會，林母專心畫眉。）

秀梅：媽媽，甘講〈難道〉查某人攏不能家己〈自己〉選夫婿？

林母：也不是不行，不過... ..現在不時興家己看甲意就去嘎伊交，總是要有媒人婆來講，我是沒看過哪一個查某因子找媒人婆去嘎查甫因子講親。

秀梅：我當然不是這款意思，我的意思是... ..

（林父上，作留汗搨熱狀）

林父：今年的茶園收成不錯，嶽堂攞回來茶行幫忙，我實在很滿足，阮嶽堂從日本讀冊回來就是不同，思想攞新，作代誌攞講效率，連買賣手法攏嘎別人不同款。我栽培這個兒子實在有夠價值。

（嶽堂上，手拿帳冊，並推一推眼邊黑框大眼鏡。）

嶽堂：阿爸，前半年的帳，我已經攞算過了，應該抹啥問題。

林父：有你幫我扶著，一定抹問題，我才沒在煩惱。

（轉向秀梅說）

秀梅啊，你看你大兄，作代誌這樣給我放心，我也同款給你讀公校和高等學校，你啥米時候給我看你有學到啥，會幫我抑是你老母作啥米？

秀梅：我是看大兄剛回來，客氣讓給伊表現一下，......

（父發出不以為然的嘟囔聲。）

擱再講，我是查某因子，我拿手的一定和大兄不同.....

（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摸摸剛畫好的月眉，拿著小鏡照著。）

媽，是不是右手邊這邊太長了？

嶽堂：阿爸，有一件代誌我要和你商量一下，南投鹿谷的張伯講

伊的茶園想要嘎阮的茶行做生意。伊的茶園可以賣我們比

別人卡便宜的凍頂.....

林母：沒啦，哪有畫歪，很水咧！

林父：可以啊！可以嘎伊談談，阮也不要太快做決定.....

（門外傳來郵差的喊聲）

郵差：〈用不甚標準的台語〉收批〈信〉喔！

〈國語〉林秀梅〈台語〉有你的批喔.....

（秀梅跳起，差點撞到母親，匆忙把鏡子推給母親，向門奔去，一點慌張加上興奮的樣子。跑了一會，突然停下，為自己的忘形有點難堪的解釋。

父母，大哥疑惑不解，動作停頓，對看，看秀梅）

秀梅：啊..... 嗯..... 我來去拿批啦！

（猶疑一會，繼續跑出。）

（父母，大哥不解的樣子。一會，恢復動作。父親與大哥繼續談事情，母親看著鏡子，檢視自己的眉毛。）

（燈光暗）

(燈光亮)

【二】

(民國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台北天母張家公寓，高級住宅。左邊的門為大門出入口，後方有三面房門〈分別為左房門，中房門，右房門〉。客廳內裝潢線條簡單大方，具現代感。在沙發左前方〈與沙發仍有一段距離〉，有一套古意盎然的木雕圓桌椅〈常出現在古時花園小徑旁的那種〉，放在客廳裡，稍嫌不搭調。
昀芝和拓翔自左邊大門進，昀芝正滔滔不絕談論今天升企劃設計經理之感，拓翔顯得有些意興闌珊。
聲音先傳進，才見人。國語發音。)

昀芝：升這個經理，又不曉得有多少人要在背後嚼舌根了... ..
(昀芝與拓翔先後進門)

拓翔：不會啦，靠真本事，怕人家說什麼？

昀芝：我的確是靠真本事啊，目前在公司裡有誰能像我一樣，進公司三年，連續得三屆「工業會行銷設計獎」，去年在日本參賽也得到「櫻一番設計大賞」，要不是在自己舅公的公司裡，怕惹人閒話，這經理的位子，我去年就坐上了。

(拓翔早就坐上沙發，翻開報紙，有一頁沒一頁的翻)

喂！你幹麼那麼冷淡... ..

拓翔：我哪有，我在聽啊，這些豐功偉業我聽了不下十次了，都會背了。放心吧，就算沒豎著耳朵聽，也不會聽漏「一個字」的。

(氣氛凝結)

昀芝：奇怪了，我沒看過哪個人老婆升了職，說話像你這樣藏針帶刺的。

拓翔：你多心了，我當然替你高興，你有能力，升了職，我幹麼不高興。

舞台劇劇本

《眉》

舞台劇劇本《第一名》雷曉眉

昀芝：我知道，其實你心裡倒是希望我是因為靠舅公是老闆才升職的。在同一個公司裡，你老聽人家誇你老婆能力強，你真正擔心的……是人家認為我的能力高過你。

拓翔：開玩笑，七年前你舅公高薪把我挖角過來，要不是我幫他把茶廠的銷路轉型，你以為公司光賣茶葉能經營得下去嗎？

昀芝：照你這麼說……

（電話鈴聲大作，爭吵暫停，昀芝接起，用閩南話應聲。）

喂！啊，舅公，……是啊……多謝舅公……也沒啥啦，大家太客氣讓我的啦，……我知啊……當然啊，你放心，我會真打拼的……不會啦……

不過，拓翔看我升職，一點兒也不歡喜，那個人很奇怪……

……飯沒煮出去吃就好啊……好啦，好啦，……我知啦……

你稍等一下……

（遞過話筒給拓翔，挑釁）

董事長找你啦！〈國語〉

（拓翔瞪她一眼，接過電話後，昀芝起身，作東張西望狀，找奶奶。）

昀芝：〈台語〉阿媽，

（走向後方左房間，開門探頭內望。）

……阿媽，……

拓翔：〈台語〉喂，舅公，……是啊……沒代誌啦……不要緊

啦……我知……不過伊的脾氣有時實在真壞……好啦……

沒代誌啦，您免煩惱，……我知啦……

昀芝：阿媽，你在哪？

（拓翔再將電話交給昀芝，）

喂！舅公，……是啊……對啊……我也在找阿媽，不知伊去兜位……平常時，我回來，伊都會在厝啊，……我來去外頭找找……好.好……再見。

(掛上電話)

〈國語〉阿媽好像不在家的樣子... ..

拓翔：(不太想搭理)

她會去哪裡，... ..

打電話到她打太極拳的朋友那去問問看... ..

(電話鈴聲大作，昀芝接)

昀芝：... ..派出所？是，... .. 林秀梅是我奶奶... .. 好，好，... ..

我們馬上過去... .. 好，謝謝你。

(掛上電話)

天母派出所打電話來說，阿媽在那裡，... .. 你跟不跟我去？

(不等拓翔回答)

不然我自己去。

拓翔：阿媽怎麼了？

昀芝：好像不記得路回來。

拓翔：... .. 阿媽的老年癡呆症是不是變嚴重了？

昀芝：我也不知道，有時清醒，有時又糊裡糊塗的。

拓翔：(走到左前方小圓桌椅旁)

前幾天，阿媽非常堅持要買這套圓桌椅，我猜，那時她大概正糊塗著，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

昀芝：你怎麼這麼說，阿媽年紀大了，喜歡這種古色古香的東西，是很正常的。何況，又不用你出錢，你幹麼這麼多意見... ..

拓翔：奇怪了，我提到錢了嗎？阿媽喜歡老東西，天經地義。可是這裡是天母耶，我們又沒有花園，買這做什麼？要買也該買座太師椅放客廳，這些，一看就知道是該擺在花園的... ..

昀芝：不會啊，我看這放這兒也挺好的啊。

拓翔：... .. 算了，走吧，先去接阿媽回來再說。

(拓翔昀芝拿起皮包，從門出。)

【三】

（燈光未暗，場景與前一場同。拓翔昀芝和奶奶從門上，人未到，聲先到。國語和台語穿插交談。）

昀芝：阿媽，你以後別四處跑，天母你又沒很熟，這樣很危險，
你知抹？

（三人先後進屋。）

擱再講，吳醫生給你的藥，你有在吃沒，昨天還好好的，
怎麼今天又糊塗了，... .. 抑無，... .. 你今日是為啥米跑出去，跑到不知兜位... ..

拓翔：好了啦，你是有完沒完，別再說了，... .. 讓阿媽休息一下，你這樣嘮嘮叨叨，阿媽聽了也累死... ..

奶奶：我兜聽到郵差在叫我啊... .. 講有批啊... ..

（想不通的樣子）

昀芝：哪有可能，現在都是樓下的警衛先生在幫我們收信，哪有可能叫你去收信... ..

拓翔：好了啦，好了啦，快帶阿媽去休息啦，儘說一些沒有用的... ..

昀芝：好啦，阿媽，阮來休息，賣擱亂想啊啦！

奶奶：是啊，後來我跑出去，抑無看到伊說... ..（疑惑狀）

（奶奶與昀芝，邊說邊往後方左房門走去，下。）

（拓翔坐下來，呼了一口氣，看看四周。突然，電話鈴聲大作，拓翔接起。）

拓翔：喂，媽... .. 吃過了，... .. 剛剛在外頭吃了... .. 沒關係啦，
台北人現在很少煮飯了，都在外面吃... .. 不會啦，哪會不衛生... .. 昀芝在公司也很忙啊，她今天還升了經理... ..
你怎麼這麼說，哪是靠關係，她是真的很用心，也很有實

舞台劇劇本

【四】

（燈光亮，微弱的光區照在張家客廳〈舞台左後方〉，夜深了，秀梅穿著睡衣披外套，老邁的走進客廳，坐在沙發上，顯然不想點燈。獨坐一會，京劇的音樂傳出，秀梅站起身，沉思，坐下。
正旦與梅香由舞台右邊進。明亮的光區，隨著正旦及梅香，自右向左移動。）

〔串場：京劇中元雜劇中白樸的《牆頭馬上》第二折。〕

〈正旦唱〉【南呂一枝花】睡魔纏繳得慌，別恨禁持得煞。離魂隨夢去，幾時得好事奔人來？一見了多才，口兒裡念心兒裡愛。合是姻緣簿上該。只為畫眉的張敞風流，擲果的潘郎稔色。

〈梅香云〉今夜好歹來也，只管裏作念的眼前活現。

〈正旦唱〉【梁州第七】早是抱閑怨時乖運蹇，又添這害相思月值年災。

〈帶云〉休道是我，

〈唱〉天若知道和天也害。

（正旦走至圓桌，坐下。稍停。梅香立於桌前。）

（秀梅站起，走至正旦身後，撫按著她的肩，似乎在安慰著她等待煎熬的心。但正旦並無感覺到她。）

〈正旦云〉梅香，這早晚多早晚也？

〈梅香云〉小姐，是申牌時候了。

〈正旦唱〉幾時得月離海嶠？才只是日轉申牌！

〈梅香云〉小姐，日頭下去了，一天星月出來了。

（正旦站起身，望著新月）

〈正旦唱〉怕露驚宿鳥，風弄庭槐。看銀河斜映瑤階，都不動纖細塵埃。月也你本細如弓、一半蟾蜍，卻休明如鏡照三千世界，冷如冰浸十二瑤台。禁蘊瑞靄，把剔團團明月深

深拜：你方便，我無礙。深拜你個嫦娥不妒色，你敢且 【四】

半霎兒霧鎖雲埋。（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梅香搖頭，云〉這場是非容易哩！（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牧羊關】待月帘微簾，迎風戶半開，你看這場風月規畫。（對合演）

畫。（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梅香云〉怎生規畫？（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云〉你與我接去。

〈梅香云〉怕他不來，道叫我去接他！（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秀梅站在一旁，看著正旦與梅香你一言我一語）（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就著這風送花香，雲籠月色。（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梅香云〉小姐為什麼著我接他去？（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妳道為什麼著妳個丫鬟迎少俊，我只怕是趙巧送燈台。

〈梅香云〉這裡線也似一條直路，怕他迷了道兒？（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妳道方徑直如線，我道侯門深似海。（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梅香云〉妳兩個頭目，自說話來。（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罵玉郎】相逢正是花溪側〈ㄅㄛ、〉，也需穿短巷過長街

〈ㄅㄛ〉。（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梅香云〉唉，到那裡便喚妳來。（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梅香說完，自左邊舞台下）（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又不比秦樓夜宴金釵客，這的擔著利害。把妳那小性格，

且寧耐。（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正旦唱完，亦自左方舞台下，曲樂未停。秀梅望著離開的正旦和梅

香。舞台上所有燈光漸暗。）§

（曲樂將結束時，舞台右前方出現一個小光區，郵差柳熙和年輕時的

秀梅齊上，回到民國35年。）（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秀梅：〈台灣國語〉啥〈什麼〉？約在後院裡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對合演）

柳熙：對，約在後院裡。自從早上，斐少俊在李總管的花園裡見到

李千金，兩個人彼此心裡都很「意愛」〈以下，柳熙話中「

的部分，用不標準的台語發音），他們就傳書信，約著晚上在後院裡見面。

秀梅：〈台灣國語〉這麼厲害喔，李千金這麼勇敢... ..，不過，要是給爸爸媽媽知道，... ..不知道會怎樣... ..

柳熙：所以她才偷偷摸摸的約在後院，還要梅香，她的小婢女，去接斐少俊，怕斐少俊迷了路來不成，又怕讓老夫人知道...

秀梅：〈台語〉為了要和心愛的人見面，攔再辛苦也是很值得...

柳熙：你說什麼？

秀梅：沒啦，沒啦... ..

柳熙：（冥想）
... ..其實，古代的戲曲裡面有很多這種不怕世俗約束，努力追求自己幸福的女子，我很欣賞這種勇敢堅持的女性...

秀梅：（低下頭）
這樣喔，... ..抑不過，... ..阮是一個沒啥大志氣的查某人耶... ..

柳熙：（稍微緊張）
「不會啦，不會啦」，其實妳是一個很有勇氣，「很勇敢」的「查甫人」，... ..

秀梅：查某人啦，查甫人是你啦！

柳熙：喔，對不起，對不起... ..

秀梅：（害羞的笑一笑）
〈台語〉怎麼說？

柳熙：啊... ..（發出聽不懂的疑問聲）

秀梅：我是說，你講我很勇敢，為什麼？

柳熙：喔... ..（尷尬的笑笑，抓抓頭）
鎮上的人，看我是外省人，有人不喜歡我，有人看我奇

怪，有的人不敢接近我。... 妳也不怕別人怎麼說，還跟我做朋友... ..

秀梅：沒啦... ..，沒這麼嚴重啦，大家對恁卡不熟，久了，大家熟了，就會來跟你鬥陣。而且，恁外省人，有人很壞，阿兵哥都會跟人家搶，跟人家打。... ..不過，你是一個好人，好的外省人，以後，大家就知了。

柳熙：... ..

（柳熙和秀梅對看一眼，低頭笑了。）

「妳」... ..，「我」... ..

秀梅：你的台語有進步耶！

柳熙：你的國語也很有進步啊... ..

（柳熙和秀梅再對看一眼，又低頭笑了。）

秀梅：對啦...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古早人寫的故事？

柳熙：喔，我爹娘以前是唱戲的，小時候，聽他倆唱多了，我知道的也多了。我剛說的故事是一個叫白樸的人作的本，我還知道很多，嗯... ..再唱一句別的給你聽聽。

〈王實甫《西廂記》第一本第一折，第六支曲，仙呂宮調〉

【元和令】顛不刺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的龐兒罕曾見。只著人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在半天。他那裡盡人調戲，嬋著香肩，只將花笑拈。

秀梅：這又是什麼？

柳熙：這是王實甫西廂記裡的。說一個小生，見到了一個小姐，被她的地貌迷的神魂顛倒，就像，... ..，就像... ..我一樣... ..，「被妳..」

秀梅：〈台語〉你唱這... ..要幹麼？

（兩人尷尬的笑）

啊... ..可是，你剛剛那個還沒講完... ..

柳熙：是，是，... ..我講到那兒了... ..

秀梅：就是他們約好晚上要見面啊。

舞台劇劇本

(柳熙欲繼續說下去，)

啊... ..可是，你不用去送批了嗎？

柳熙：(如大夢初醒)

啊，... ..那個... ..完了，還那麼多，... ..遲了，又要被局

長罵了，... ..秀... ..林秀梅，下次，我再講給妳聽，好不

好... ..

秀梅：好，好，你緊去，緊去，故事下次擱講... ..

柳熙：那... ..那... ..我先走囉，再... ..再見... ..

(邊把車向前推，邊回頭揮手，助跑，跳上車，騎不太

穩。由舞台左方下。)

秀梅：喂... ..喂... ..你以後可以叫我... ..秀梅... ..就好了... ..

柳熙：(柳熙一聽，騎不穩，差點摔跤。遠處傳來柳熙的回應，

愈來愈小。) 喔——。

(秀梅遠遠望著柳熙背影，微笑轉身，摸著辮子，愉快地哼著歌，

由右方舞台下)

(燈光暗)

【五】

(燈光亮)

(昌仁茗品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室內，時刻鐘標示民國88年8月9日，中午11：50。辦公室內分三區，右後方為總經理辦公桌和另一個職員辦公桌。左偏後為企劃設計經理辦公桌和一位秘書辦公桌，辦公桌上皆有電話。中間偏前，為辦公室茶水間。國語發音)

(拓翔與大銘及昀芝的秘書各自坐在辦公桌前，昀芝的座位上沒人。拓翔站起身，若有所思，又再坐下。拿起電話，撥電話。昀芝的電話響，兩聲無人接後，由秘書轉接。)

秘書：喂，企劃設計經理室。

拓翔：嗯，我是張總，... .. 嗯，經理在嗎？

秘書：經理不在喔，她去展覽會場。

拓翔：她什麼時候回來？

秘書：經理沒交代耶。

拓翔：她知道今天下午兩點要開董事會嗎？

秘書：經理好像有說她不去開會了，因為展覽會要到五點。

拓翔：喔，... .. 這樣... .. 那好吧，沒事了。

(拓翔掛上電話，秘書接著掛上。)

拓翔拿著杯子到茶水間沖咖啡，一會，大銘亦出現在茶水間。)

大銘：怎麼不叫秘書來泡就好。

拓翔：中午休息時間，哪來的秘書，走一走，動一動也好。

(大銘也沖泡咖啡，)

大銘：今天下午的董事會，好像要討論你老婆的企劃案... ..

拓翔：嗯！

大銘：不過，聽說好像董事會認為企劃案行不通。

拓翔：嗯，因為市場效益的問題。

大銘：是喔，聽說董事會叫了另一個人作這個案子... ..

拓翔：嗯，... ..就是我！我自己來作。

大銘：不會吧，... .. 嗯... .. 不過，這樣也好，畢竟，昀芝的經驗
不太夠。你們夫妻倆自己溝通好就好了。

拓翔：嗯... .. 昀芝... .. 她... .. 還不知道... ..

大銘：不知道什麼？

拓翔：不知道她的案子由我來取代她做。

大銘：那... .. 那... .. 今天開會... .. 怎麼，你不打算跟她說嗎，...
... 這樣... .. 好嗎？

拓翔：（急著解釋）

我... .. 前天才接到董事會的意思，..她最近又在忙展覽會的
事... ..

（愈說愈小聲，有些心虛。）

大銘：這好像不構成你和她討論這件事的阻礙嘛？怎麼，你跟昀
芝沒事吧，你們吵架了嗎？

拓翔：也沒有啦，不過最近... .. 算了，反正我剛剛打電話給她，
她的秘書說她今天都會待在會場，不會回來開會。我回家
再跟她解釋。

大銘：你啊，娶到一個能力強，脾氣更強的老婆。

拓翔：何只是脾氣強，根本是不講道理。我... .. 我最氣她老是拿
董事長，她舅公來作文章。

大銘：不會吧，這豈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嘛... .. ！不過，說真
的，你雖然不是為了圖什麼利益才跟她結婚，可是，你卻
不能否認，董事長他膝下無子孫，又這麼疼愛這孫姪女，
將來有多大好處，難道你完全沒想過，你等於作了一個乘
龍快婿。

拓翔：（欲崩潰狀，一點也不因這句話感到高興。）

就是因為這樣啊... .. ，就是想到這樣，我每次才都無話可
說啊。但，當初我也是公司高薪挖角過來的專業人才，我

【五】 父母也曾為了這個原因，反對我和昀芝結婚。只是，我以為我們的緣分如此，該結婚就結婚，應該沒什麼大問題。既然能和真心相愛的人在一起，總沒道理因為她的好家世就放棄她吧！

大銘：是啊，人家說娶了一個好老婆可以少奮鬥三十年啊！

拓翔：（瞪著大銘）

我覺得你今天講話似乎特別酸耶... ..，你認識我十幾年了，應該很了解我，要是我早知道和柳昀芝結了婚（聲音欲來愈大聲，欲來愈激動），會那麼沒尊嚴，有什麼能力，人家都看不見，那一我一寧一可不一結。

大銘：好了，好了，你小聲點，辦公室裡可是有很多人等著嚼你和昀芝的舌根。你說這些只是氣話罷了，我呢... ..不過是陳述一句大家都這麼說的俗諺，你太敏感啦。走，走，... ..咱們回去吧。

（拓翔和大銘回到各自辦公桌前，做事或看報紙。）

【六】

(燈光未暗，同一場景。不一會，昀芝抱著設計圖稿從左邊上，到自己的辦公桌前，秘書倒一杯咖啡進來。右邊的拓翔和大銘持續在辦公。)

秘書：經理，喝杯咖啡。

昀芝：謝謝，... .. 嗯，有我的電話嗎？

秘書：嗯，早上飛達電腦公司的業務打電話來，說他們公司有一種新的設計繪圖軟體叫Magical Screen Designer，問妳要不要試用。還有霖傑公司的人打電話來說，星期六把妳訂的東西送來。中午，張總經理打電話來... ..

昀芝：他打來幹麼？

秘書：他問妳知不知道今天下午兩點董事會要討論妳設計的企劃案？

昀芝：我的企劃案？我的案子，幹麼要討論，一定沒問題的。而且，待會我還要到展覽會場，怎麼去開會。

秘書：我已經這麼跟他說了，我說你在展覽會場忙，可能不去開會了。

昀芝：那還有沒有別的電話？

秘書：沒有了，經理。

昀芝：好，謝謝妳，我待會會打電話給飛達公司。

秘書：經理，那我出去了。

(秘書小姐回到位子上。昀芝打電話。)

昀芝：喂，Denny啊... .. 是啊，累的要死，... .. 是啊，我秘書跟我說了... .. 當然，你們公司的產品我用的很習慣... .. 那先謝謝你囉，... .. 你就用寄的就好了... .. 好，OK，謝謝，
BYE。

(昀芝掛上電話，按摩著頭，頭痛。一會，打電話給秘書。秘書接電話。)

【六】
昀芝：Sheris，拿兩片普拿疼給我，好嗎？... .. 嗯，謝謝。

秘書：（走近）
經理，頭很痛嗎？

昀芝：嗯，謝謝，還好。

秘書：有事再跟我說。

（秘書離開，昀芝服藥，繼續按摩著頭，看看錶，再打電話。）

昀芝：（撥通後，稍等了一下。）

喂，廖組長啊，會場很忙喔，忙的過來嗎？... .. 是啊... .. 真的嗎... .. 是這樣啦，因為我突然頭很痛，我是想如果會場還好，你們都handle得過來，我想就交給你負責，下午我就不過去了，... .. 是... .. 真的嗎... .. 那太謝謝了，我明天再過去，OK，Thanks，bye-bye。

（再接著打電話給秘書）

Sheris，我下午不去會場了，嗯，我兩點會去開會。

秘書：喔，那需要跟張總講一聲嗎？

昀芝：嗯... .. 我看不必了，待會直接去開會就好了。那麻煩你幫我把我的企劃書拿進來讓我研究一下。

秘書：好的，你稍等。

（秘書將企劃書拿給昀芝，辦公室裡各做各的事。
鐘打兩點，昀芝、拓翔、大銘起身，昀芝和拓翔手上各抱一大疊企劃書，往舞台右方移動，當昀芝走到右方辦公處和拓翔打照面，拓翔嚇一大跳，昀芝顯然對他抱著企劃書並無發覺有異。）

昀芝：幹麼，幹麼看到我嚇那麼一大跳？

拓翔：你... .. 你秘書不是說你在展覽會場，不會回來開會。

昀芝：我頭痛，就跟會場請了假，下午就不過去了。好啦，快走
吧，開完會再說。

昀芝走在前頭，由右方下。）

拓翔：她... .. 她頭痛... .. ？

舞台劇劇本

（大銘拍拍拓翔的肩膀）拓翔：下午好，我是拓翔，你中午才過來呢。【十】

大銘：是啊，現在是她頭痛，晚上就是你頭痛囉。可憐... .. 走
吧！

（兩人一齊由右方下。燈光暗。）

【七】

(燈光亮)

(天母張家公寓，靜謐的客廳，風雨前的寧靜，昀芝先進屋，甩門擋著拓翔，拓翔進入。)

拓翔：昀芝，... 昀芝，我不知道你今天下午會去開會，秘書說你會在會場，所以...

昀芝：所以，你就可以在董事會裡出賣我。

拓翔：我哪是在董事會裡出賣你，我昨天... 前天，前天才知道董事會的意思要我重新作一個案子，程序上，我並沒有錯...

昀芝：是，沒有錯，你要跟我講程序，在公司，你的確可以讓一個人在做好一個完整的案子後，才讓他的作品在大家面前難堪的被cancer，這是你所謂的「程序沒有錯」。可是，我是誰，我是你老婆耶，你很厲害，我做了一個月，你做兩天就可以取代我...

拓翔：那是因為你沒考慮到成本和市場回收的效益...

昀芝：我知道我的案子不夠完美，我考慮的不夠周延，我是可以接受建議的。結果，在做這案子的這個月，你有給過我任何建議嗎？你既然知道我沒考慮到平衡效益，為什麼不及早提醒我？你今天提的企劃案不過是把我的計劃做過修改... 你，你讓我... 哼！

拓翔：我沒跟你說什麼，是因為我們協議過回家不談公事，把你的企劃做過修改再提出，是要讓你覺得，這還是你的設計...

昀芝：我們當初是曾經說過回家不談公事，但我沒想到你會遵守到，讓今天在董事會上，好像全部的人都知道企劃早就換你做，只有我不知道，還傻傻的帶一大堆企劃書去開會，全部的人都在看我笑話。

拓翔：那是，因為... 我... 本來早上打過電話...

昀芝：不，正確的說是中午。下午兩點要開會，你中午才通知每天和你一起睡，一起生活的老婆說，「老婆，你精心設計的案子，現在由我接手喔！」說到，用我的原設計加上修改，這叫做讓我覺得還是我自己的設計？開玩笑，你去問看看，現在公司裡哪個人會認為那是我的設計，還是他們會認為那是你，了不起的張總經理，兩天之內完成的大作？我說這... ..這根本就是... ..剽竊。

拓翔：妳... ..，妳實在是... ..

昀芝：我不知道你居心何在，也許是因為不滿我升經理，想挫挫我的銳氣，打擊我的作品... ..

拓翔：我瘋啦，我幹麼，妳是我老婆，我幹麼挫妳銳氣，打擊妳？

昀芝：感謝你喔，居然還記得我是你老婆，我以為你只當我是你辦公室裡的競爭對手... ..

拓翔：你才是把我當成競爭對手咧，說一大堆什麼你的設計，我的設計，別人怎麼想，你管人家怎麼想，你把這次的案子當成是我們的設計就好了嘛！

昀芝：那你今天報告時，怎麼不告訴大家，這是我太太的設計，我加上一些修飾而成。你今天報告時，我好像不記得有聽到我的名字。

拓翔：我今天本來以為你不會去開會，看你坐在那裡，我早就慌了手腳... ..

昀芝：那是你心裡有鬼，沒做什麼虧心事，幹麼慌了手腳。

拓翔：因為我沒有事先告知你。

（奶奶從後方左房門走出）

昀芝：是啊，那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之前，我做企劃案時，你沒給意見，就夠糟糕了，知道要取代我的案子時，為什麼不馬上告訴我？

奶奶：昀昀，別... ..

【七】 拓翔：沒早告訴你是我的錯，其實我也是前天才仔細看過你的計劃，之前你在做的時候，我也沒什麼注意。但，我應該在這兩天就和你討論，可是，你一直在忙著展覽會的事，我也忙，一忙就忙忘了... .. 你說的沒錯，我應該在報告時說明... ..

昀芝：好了啦，什麼是啦，我的錯，我應該，又可是，... .. 都是藉口和說辭... ..

拓翔：不然你是要我怎樣，我也承認錯了，我也有話要說啊！還是你希望我就承認，是，我就是看不爽你升了經理那副不可一世的樣子，這樣讓你沒那麼威風，我就爽了... ..，你要聽的就是這個，是不是？

奶奶：拓翔，... .. 不是... ..

昀芝：你... .. 你... ..，你別忘了，你..有辦法這樣羞辱我，是因為我舅公器重你... ..

奶奶：昀昀，（嚴厲的）不可這樣說。

拓翔：我受夠了，你舅公，你舅公... ..，我告訴你，董事長器重我和他不是你舅公是兩碼子事。簡直是不可理喻。

昀芝：（拓翔衝出門，甩門）

（昀芝亦衝進後方中間房門，摔門）

（門外拓翔發動車子，疾駛出的聲音先傳入；一會兒，房內傳來昀芝陣陣摔碎東西聲和哭聲。

一陣喧鬧後，客廳趨於寂靜，林奶奶獨立客廳，燈光漸暗，只剩一點微弱的光照在林奶奶身上。）

【八】

§串場：

（一會，梅香自舞台右邊上，急，小跑步。）

〈梅香云〉小姐，姐夫來了也。

（正旦急由左邊上，向梅香聲音方向熱切地望，又假裝無事般坐在圓椅）

（斐少俊自右邊上，跟進梅香。直到與正旦面對，兩人相望，稍停，即又奔向彼此。）

〈梅香云〉你兩個說話，我門首看著。

〈斐舍云〉小生是個寒儒，小姐不棄，小生殺生難報。

〈正旦云〉舍人只休負心。

（兩人擁抱相倚，輾轉往左邊下。梅香站約一尺遠，向右方探著、望著。）

（嬾嬾從右方上，梅香尚未發現嬾嬾。秀梅欲警告他們，到梅香旁，彷彿想通風報信。但劇中人物皆無發覺她。）

〈嬾嬾云〉這早晚小姐房裡有人說話。呀！果然有人，我去覷破他。

（梅香發現嬾嬾，即向左方報信。）

〈梅香云〉小姐吹滅了燈。嬾嬾來也！

〈嬾嬾云〉吹滅了燈，我來多時了也，你待走哪裡去？

（正旦，斐少俊由左邊出，同做跪科。）

〈正旦云〉是做下來也，怎見父母！奶奶可憐見，你放我們私走了罷。至死不敢忘你。

〈嬾嬾云〉兀的是不出嫁的閨女，叫人管勾了身軀，可又隨著他去。這漢子是誰家的？

（秀梅走上前，欲阻止嬾嬾，為正旦求情。）

〈斐舍云〉小生是客寄書生，乞容寬恕。

〈嬾嬾云〉俺這裡不是贏奸買俏去處。這該都是梅香小奴才索引來。

（梅香做跪科）

（音樂響起，是京劇《牆頭馬上》第二折裡第八支曲，南呂宮調。）

〈正旦起身唱〉【紅芍藥】枉罵他偷寒送暖小奴才，要這般當面搶白。

〈嬾嬾云〉不是這奴胎是誰？

〈正旦唱〉【菩薩梁州】是這牆頭擲果裙釵，馬上搖鞭狂客。說與你個聰明奶奶，送春情是這眉來眼去。

〈嬾嬾云〉好可羞也那不羞！眉來眼去，倒與真奸真盜一般，教官司問去。

〈正旦唱〉則這女娘家直恁性兒乖，我待捨殘生還卻鴛鴦債，也謀成不謀敗。是今日且停嗔過後改，怎做的奸盜拿獲！

〈嬾嬾云〉你看上這窮酸餓醋什麼好？

（秀梅顯然因為這句窮酸餓醋很不滿，彷彿在和嬾嬾解釋。）

〈正旦唱〉【牧羊關】龍虎也招了儒士，神仙也聘與秀才，何況咱是濁骨凡胎。一個劉向題倒西嶽靈祠，一個張生煮滾東洋大海。卻待要宴瑤池七夕會，便銀漢水兩分開。委實這烏鵲橋邊女，捨不的鬥牛星畔客。

（曲樂未結束，舞台全部燈光突暗，直到曲樂將結束時，舞台左前方出現一個小光區，柳熙和年輕的秀梅上。）

秀梅：〈台灣國語〉後來呢？後來怎麼樣了？

柳熙：後來，老嬾嬾終於是放了李千金和斐少俊。於是，李千金就勇敢的離開家，跟著斐少俊走了。斐少俊把她安頓在自己家裡的後院花園中，... 正確的說，應該是把她藏在花園裡，經過了七年，李千金為斐少俊生了一兒一女。

秀梅：為啥米斐少俊要把李千金藏起來？

柳熙：因為，「當時」斐少俊的爸爸是尚書郎，是「清官」〈以下「

的部分，用不標準的台語發音），有很重的禮教觀念，李千金不是他找的「媳婦」，他一定不接受。也因為斐少俊「不敢」跟他爸爸「講清楚」，所以才要把李千金一直藏著。

秀梅：這樣，李千金不是很可憐嗎，... 她本來也是有錢人家的女兒，跟著斐少俊，反而得要躲起來... ..

柳熙：對啊，其實斐少俊並不像李千金那麼有勇氣，為了堅貞的愛情，勇敢地站出來對抗傳統禮教，他希望能和李千金廝守，卻不希望面對責難和阻礙。

秀梅：這樣，... 李千金不會怪他嗎？

柳熙：更精采的還在後面咧，我再跟你說喔，結果有一天，斐少俊的爸爸斐尚書到花園去，... ..

（秀梅彷彿在自己的沉思中，完全沒注意到柳熙繼續說的故事。）

秀... 秀梅，你怎麼了，你「有在聽沒」？嘿！... 嘿！

（秀梅意識過來）

秀梅：你怎麼這樣給人家嚇？

柳熙：沒有啦，我看你想的出神，你在想什麼？

秀梅：我... 我... 沒有啦... 柳熙啊，我問你一件事喔？

柳熙：好啊，你問啊！

秀梅：你有沒有想過，將來要做什麼... ？難道，你願意一直當郵差？

柳熙：我不覺得郵差有什麼不好啊。不過，我有想過，要寫一些東西，例如，小說、詩集之類的。而且，我也還沒決定，是不是就留在台灣，也許我還會回上海... ..

秀梅：回上海，... 你要回上海？

柳熙：還沒決定，但我想做我想做的事。

秀梅：你... 你... ，那你為什麼來台灣？

柳熙：為了我年輕的熱情和理想啊。

秀梅：〈台語〉聽無啦，啥米為著熱情和理想，... 根本就是欺騙別人的感情。

柳熙：〈驚訝〉

我沒欺騙誰的感情啊，尤其是妳！

秀梅：我... ..？哼！

柳熙：我沒欺騙你啊，我真的很「甲意」妳啊... ..

秀梅：那你還說要回上海？

柳熙：我是說，如果我回上海，我希望能帶妳一起回去啊... ..

秀梅：... ..

不然... ..，我說... ..你來我阿爸的茶行上班，好不好？

柳熙：為什麼突然要我去你「阿爸」的茶行上班？

秀梅：〈台語〉沒啦，... ..就是... ..，反正... ..

柳熙：怎麼樣嘛？

秀梅：... ..就是，... ..哎喲... ..我是說，你這樣每天一直送批，

是可以賺多少錢，去我阿爸茶行，卡輕鬆，也卡有出路，... ..

（氣氛凝結）

柳熙：原來，... ..原來，你認為我沒有出息，... ..沒有出息，... ..

秀梅：沒啦，我不是這個意思，你不要誤會... ..。我是說，如果你到我阿爸的茶行，... ..我們可以... ..一起作代誌，你也不用每天跑來跑去。而且，茶行，現在... ..生意很好，你去茶行，... ..可以... ..

柳熙：可是我對茶葉一點都不在行，去了也幫不了忙。如果今天我很懂茶葉，我也許還會答應，可是我一點都不懂，我不希望是因為妳，才到你們家工作，這是我的一點自尊心。

秀梅：... ..好啦，雖然，我不是很了解你講的什麼自尊心，不過，你若感覺這樣不好，我就不會攔勉強你。我以為誰都會想要一個比較輕鬆，又能賺更多錢的工作。

柳熙：我... ..不會太想賺很多的錢，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很希望能跟妳在一起，可是，我不能給妳像妳以前的富有生活，跟我在一起，可能會比較窮，可能會比較苦，... ..妳如果不

舞台劇劇本

願意，我是不能說什麼……？

秀梅：我不會介意，真的。剛剛我跟你提的事，如果你不願意，我以後永遠不會攔講。我並不認為你沒有出息，我會尊重你的想法。親像李千金能為婁少俊躲在後花園裡七年，我也能跟著我的夫婿過各種生活……

柳熙：（握住秀梅的手）

秀梅，妳這樣對我，我實在很感激。妳放心，我也會努力做事，為了有一天給妳過好日子……

（燈光暗）

【九】

(燈光亮，民國35年十月底。林家宅第。林父氣沖沖的進來，林母和秀梅尾隨進來。台語發音。)

林父：妳說，妳今天是不是存心擾亂和鎮長兒子的相親？

我辛辛苦苦給你找一個和妳大哥同款從日本讀冊回來的人，
又是鎮長的兒子，家裡有整片的茶園和果園，這麼好的夫婿，要去哪裡找？

秀梅：阿爸，他看起來呆呆的，一支像木頭同款，有哪裡好？我不
甲意他啦！

林父：抑無，妳是甲意誰？那個外省的郵差喲？

妳實在也不怕見笑，整個小鎮都知道，你每一天和那個外省
人走很近。講話的時候，還這樣嘴笑目笑的... ..

秀梅：阿爸，你怎麼這樣說我... ..。其實，外省人有什麼不好？人
家都說外省人才會幫太太作代誌，本省的查甫人攏不會。

林父：哪有，妳問妳媽媽，（轉向林母，問）

我甘攏沒幫妳作代誌？

林母：（想一會）

... ..好像沒有耶... ..

林父：（被潑冷水）

妳... ..好好，那伊還有什麼好？

秀梅：伊懂很多知識，伊嘎我講很多... .. 親像什麼王實甫啊，白樸
啊寫的故事... ..

（大哥嶽堂由門外走進，拿著一大堆文件，推一推大眼鏡。走近林
父，插入他們的對話。）

林父：王實甫？白樸？他們是哪裡的人？

秀梅：阿爸，他們是古早人，寫劇曲的作家。

嶽堂：阿爸，你看這是三叔寫來的批，他講茶園最近茶蟲很多... ..

林父：喔，唱戲的喲，啊那個沒路用啦，而且，妳說啥... .. 又是古

早人喔... .. 這樣不會賺錢的啦。

(對嶽堂說) 你等一下... ..

秀梅：伊很有志氣，不會說很愛賺錢，不過，伊說要寫書... ..

嶽堂：阿爸，不過很嚴重，茶蟲多到抓不完，會影響到出茶... ..

林父：妳給他騙去了啦。伊是不會賺錢，什麼不愛賺錢... ..，講什麼大話，寫冊，寫給誰看。

(對嶽堂說) 我講你稍等一下... ..

秀梅：阿爸，你不懂了，伊以前在上海是真的有出過冊，伊講是寫「日本殖民帝國毒害」... ..

林父：哎，外省人都會這樣說啦，講啥米大家要說國語，不要說日本話啦，啊他們是多好？以前，日本人也不會亂噁人打，現在，外省兵隨隨便便就亂打人，搶本省人的東西，買東西也不付錢... ..

嶽堂：阿爸，茶蟲對收成影響很大，三叔說，今年比去年... ..

秀梅：阿爸，伊是好的外省人，不是每一個外省人都很壞，你如果跟他熟識，你也會知道伊... ..

嶽堂：阿爸，三叔想要知道，你有打算買藥殺茶蟲否？

林父：(大聲)

好了啦，嶽堂，我就跟你稍等一會，你妹妹要被外省人騙去了，... .. 恁兩個真奇怪，查甫因子，這麼認真在家裡做代誌，叫你去找一個甲意的媳婦，你都不去找。查某因子卻偏偏不要我噁妳找的好夫婿，講家已乩找一個外省人... .. 恁實在... ..

嶽堂：秀梅講的那個外省人，我亦熟識，... .. 我感覺伊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啊，我是感覺他不錯啦。

(氣氛凝結)

秀梅：你看，阿爸，大兄亦這麼說，

(推一推嶽堂)

大兄，多謝你喔！

林父：（愠怒）

好啦，好啦，... ..，我不管妳了啦，妳要嫁就去嫁他啦，我

不管啊啦，

（對林母說）

媽媽，妳查某子留不住了啦，大漢〈長大〉就吵著要嫁人啊
啦。

（說完和嶽堂一起走出門，一邊研究茶蟲的是。）

林母：阿梅啊，妳怎麼這樣和妳爸爸吵... ..

秀梅：媽媽，我已經有甲意的人，我就沒可能再去接受別人。

林母：妳爸爸也是關心妳啊，攔再講，阮又不認識那個郵差。妳說

伊家已一個人來台灣，妳對伊甘有真了解，伊爸爸媽媽咧？

秀梅：伊也真可憐，伊的父母攏在戰爭時候，死掉了。現在，聽說
還有一個姊姊，一個弟弟在上海。

林母：啊，伊會回去上海否？

秀梅（害羞的笑一笑）

伊有說要嘎我娶，如果，回去上海，也會帶我回去... ..

林母：嘎妳講怎麼能就算，起碼也要請媒人婆來講親，阮就妳一個
查某因子，阮也很寶貝咧！

秀梅：媽媽，多謝妳啦，還是妳最好... ..

林母：恁爸爸是煩惱妳，他不會真的去逼妳嫁自己不甲意的人。不
過伊不放心講妳要嫁的是外省人，伊對外省人很沒好感。攔
再講，妳爸爸也算有錢人，我怕妳在厝裡一直都過好日子，
以後跟著伊過苦日子，會不習慣。也有可能，講話的時候，
不小心去傷到伊。

秀梅：我是曾嘎伊說過，要伊來阮的茶莊做工作，伊就講如果只是
因為我才來家裡上班，伊家已會感覺很見笑，沒尊嚴... ..

林母：阿梅，妳要知道，結婚前和結婚後又是不同款的。現在，恁
很意愛對方，啥米攏不計較，結婚後，有時會為了小代誌吵
架，吵架的時候，常常講出來的都是壞話，不好的話。

舞台劇劇本

秀梅：媽，我知啦，妳講的這些，我以後會注意。我是真的想成為一個溫柔賢淑的太太，好好照顧我心愛的人，做一個好牽手。林母：好啦，妳若是會幸福，媽媽抑歡喜。總是，妳家已要記著，阮做代誌要做家已想做的事，妳若真想嫁給他，就去嫁他；講話要講心裡想的話，不是真心的話就別說，以後才不會後悔。

（欲言... ..又止）
... ..好啦，這些等伊來講親時，攞再講... ..
... ..來，媽媽攞再幫妳畫一次眉。

（林母準備東西，幫秀梅畫眉）
畫一個親像月娘的目眉，讓妳有一個幸福又圓滿的婚姻... ..
...

（燈光暗）

【十】

(燈光亮)

(民國88年8月底，天母張家公寓，林奶奶坐在沙發上。拓翔、昀芝帶張母、張父上。)

張母：嘿，奶奶，好久不見！

奶奶：親家，怎麼這麼有興致，到台北來玩？

張母：不是來玩，我們要來住一陣子。哎，妳也知道，昀芝忙嘛，

我來幫她照顧這個家。這個家總要有人像個女主人……

奶奶：……

昀芝：我……

(拓翔握住昀芝的手，阻止昀芝)

拓翔：媽，妳說什麼？昀芝是女主人啊！

張母：喔！你們別誤會，我可是沒什麼惡意。我的意思是，一個家總要有人做做飯，洗洗衣之類的。我們昀芝是個女強人，是個經理嘛，怎麼有時間做這些？我就不一樣了……我……

張父：好了啦，妳夠了沒，在車上，已經說了一路了，還不夠啊

(昀芝甩掉拓翔握著的手)

奶奶：親家母，昀芝是忙了點，不過妳別擔心，我會幫著她的。家裡該做什麼，我都會打點……

張母：哎喲，奶奶，妳歲數大了，這樣讓你忙著，像什麼話。我們拓翔，..嗯... ..和昀芝，是最孝順的，怎麼能讓你幫他們做家事呢，這真是... ..。您... ..只要好好... ..在家休息，打打太極，沒事... ..別到處走，就好了。不然，一會兒糊塗了... ..，真不知上哪去找您呢？

昀芝：媽，您說的太過分了，我奶奶大部分的時候清醒得很。

奶奶：沒關係，昀芝。親家母只是關心我，我年歲大了，上次，不

知怎的，走著走著就迷了路，是太危險了沒錯。

拓翔：媽，妳到底想說什麼啊，為什麼這樣說奶奶……

（張母不甘願的止住）

張父：奶奶，對不起啊，拓翔他媽說話不太得體的，性子急，但沒什麼惡意，妳別介意。她只是想兒子，也很久沒看到昀芝，索性就上來住幾天，您多擔待些。

奶奶：親家公，您太客氣了。只是昀芝還是孩子，若有什麼做不對的，您說說她就好，不要氣在心裡。

張母：我們哪敢說她不對喲，現在時代不同了，她可是新新女性啊，新到……我們都不曉得她在想什麼。

（自嘲的笑）我們那年代的女人啊，總覺得做人家妻子，就該在家裡洗衣、燒飯，生個孩子，教育孩子，讓老公在外面工作，無後顧之憂嘛！

（再笑）時代不同囉！

拓翔：媽，好了啦，我帶你們去休息了，您說也說夠了，罵也罵夠了，去休息了，好吧？

張母：你……

張父：是啊，坐一天車，也累了，奶奶，我們先去休息了。

（拉著張母，隨拓翔走進後方右房門）

（昀芝坐到沙發上，生悶氣。）

昀芝：太過分了，奶奶，她實在太過分了。光我沒煮飯，她已經從車站一路念到家裡，回到家又這樣羞辱妳。

奶奶：昀昀，如果妳要想她在羞辱奶奶，妳是怎麼想都氣不過的。別這麼想，她只是發發牢騷而已。其實，她知道，不管她怎麼說，妳都不會改變自己，所以她也只好藉著這樣來表示她的不滿。

昀芝：拓翔在上班，我也在上班，我做的事又沒有比他少，為什麼她只怪我不煮飯，不怪她兒子不做家事。

奶奶：昀昀... ..

昀芝：反正我做什麼都不對，前一陣子，我升了經理，拓翔也不替我高興。還跟我發了一大頓脾氣，完全不檢討自己有沒有不對。我漸漸不明白，拓翔是不是真的愛我，或者是說，當初愛我的拓翔，已經消失了。現在的拓翔，只會和我吵架，折磨我... ..

奶奶：昀昀，阿媽知道妳委屈，不過，阿媽相信，愛妳的拓翔沒有消失，伊猶原愛妳。只是婚姻就是這樣，以前我要出嫁前，我媽媽就跟我講過，她說，結婚前和結婚後是完全不同款的。結婚後常常會為了一些小事計較吵架。吵架的時候，講出來的，當然都不是啥米好話。

昀芝：拓翔的媽媽，自從我一過門，就沒給我好臉色。一直提醒我，她兒子是實力派的，是舅公高薪聘過去的。我實在不懂她為啥米一直跟我說這些。

奶奶：因為妳常常嘅拓翔講，講舅公看重他，攏是因為妳，這很傷拓翔的自尊心，妳知否？

昀芝：我沒有這麼說啊，我甘有這樣說... ..？要是，一定是在生氣啊，也有時，我是開玩笑的。

奶奶：妳若不是這麼想，為啥米要這樣講？恁吵架的時候，都沒考慮到對方，當然兩人之間的誤會愈來愈大。

昀芝：累死人了，如果我嘅伊講話，要考慮那麼多，考慮他的自尊心，考慮他的心情... ..，這樣怎麼算吵架。

奶奶：不管怎樣，總是給自己嘅對方留一些餘地，卡好。

昀芝：而且，我工作的壓力那麼大，雖然我不煮飯，可是我還是會做一些家事，他什麼都不用做耶。要是，他們家還覺得我這個媳婦那麼差，那不要算了，離婚算了，反正我一個人有能力，也餓不死... ..

奶奶：昀昀啊，妳個性怎麼那麼硬啊... ..。
好啦，別氣了... ..來，給阿媽看看妳的目眉... ..

舞台劇劇本

(檢視著昀昀的眉毛)

昀芝：看目眉做啥？

奶奶：妳的這款，叫做劍眉。長在查某人臉上不夠秀氣，不夠溫

柔。來... .. 阿媽幫妳畫一個親像月娘的那款眉毛... ..

昀芝：我不要啦，人家都說我的目眉很有「個性」。我才不要像月

娘的目眉，... .. 我這樣就好了啦。

奶奶：來啦，來啦，... .. 阿媽幫妳畫，... ..

昀芝：免啦，... .. 阿媽，下次啦... ..

(燈光暗)

【十一】

(燈光亮)

(昌仁茗品股份有限公司，場景和第5場一樣。拓翔與昀芝各自坐在位置上辦公。拓翔時而站起身，來回走動，看著鐘，彷彿心裡盤算著什麼事。昀芝在辦公時也不太能集中心思，似乎什麼都做不好，心煩意亂。有時抬著頭想事情，又逼自己回到工作上。)

牆上的時刻鐘顯示88年9月20日，上午9：35。)

(拓翔欲拿起電話，收回手，猶豫。再拿起電話，撥通後，昀芝的電話響起。三聲後，昀芝接起。)

昀芝：喂，……

拓翔：喂，昀芝，是我……

昀芝：嗯，……有事嗎？

拓翔：我，……妳何必……(稍微激動，平靜。)

今天，我要去鹿谷的茶園和工廠出差，

昀芝：出差？……怎麼沒跟我說？

拓翔：(突然激動)

我在妳身邊收拾行李，妳都沒發現，……還問我怎麼沒跟妳說。

昀芝：我不曉得丈夫要出差，得要太太用發現的，……你自己不會跟我說嗎？

拓翔：(怒)

跟妳說？……怎麼說？自從上個月底，我爸媽來過後，妳跟我說了幾句話？

昀芝：哎，一個巴掌打不響，你又跟我說了什麼？

拓翔：(激動地站起……，)妳……

(又頹喪的坐下。) 算了……

(彼此沉默……)

昀芝：什麼時候回來？

舞台劇劇本

拓翔：後天，22號回來。

昀芝：喔！.....

拓翔：昀芝，我想.....等我回來後.....我們好好談一談.....

昀芝：（突然防衛）

好啊，談一談，看是要分開.....還是怎樣.....

拓翔：昀芝，我沒有.....不是.....，唉.....我沒那個意思，妳為

什麼總要那麼尖銳？

（彼此再次沉默.....）

就這麼說定，我回來後，再好好聊一聊.....

昀芝：好吧，.....那你自己多小心。

拓翔：嗯.....，待會我就走了.....

昀芝：還有誰要去？

拓翔：蘇經理和廖組長.....

昀芝：那好吧，再見。

拓翔：.....再見.....

（昀芝、拓翔先後掛上電話。兩人心裡皆思索著。沉默。）

（燈光暗）

【十二】

(民國36年3月1日，柳熙與秀梅的新家，佈置簡單乾淨。秀梅已有兩個月的身孕。坐在椅上打著毛衣，但臉上並無幸福洋溢的神情，倒是神情緊張，時時向門外望，又低頭繼續打毛衣，突然有人敲著門，門外傳來林母的聲音。)

林母：阿梅喔，開門，我阿母啦... ..

(秀梅走去開門，林母進。)

秀梅：媽，你怎麼來了？... ..

林母：媽媽嘎妳帶來烏骨雞湯，你現在有兩個月的身，真危險，要多補一些，亦不要亂走，知抹？

(秀梅接過林母的雞湯，放在桌上，仍不時望著外面。)

秀梅：外頭現在很亂，真嚇人，

林母：是啊，阿武送我來的。路上... ..有很多人在找外省人... ..要打他們。恁要回來阿爸阿母這裡否，... ..我想，叫柳熙藏一下卡好，我看這不知要鬧多久，阿爸那裡卡安全。

(秀梅露出擔心痛苦的神情)

啊... ..？柳熙沒在厝喔？... ..伊去哪？伊怎麼現在還亂跑... ..

秀梅：伊就講郵局有代誌要去辦，我叫伊不要出去，伊就講伊在這裡當郵差當很久，大家都知道他，不會嘎伊打。伊講伊知道一條卡沒人的路，不會有代誌... ..

林母：伊怎麼這麼鐵齒，現在鎮上的外省人都躲到山頂去了，伊攞亂走... ..，是有什麼大代誌，一定要出去？

秀梅：我亦不知，我很驚... ..

林母：實在是... ..，阿梅，你先喝湯，湯冷了就不好喝了... ..

(林母盛湯給秀梅)

(門外傳來急促敲門聲)

阿武：太太... ..太太... ..，小姐... ..

(林母急去開門，秀梅手中的碗掉下，摔碎。秀梅站起，原地轉身，望向門口。)

林母：阿武，是什麼代誌這樣喊得大聲小聲，嚇死人？

阿武：太太，剛剛... ..我一個朋友在門口嘎我講，... ..

(向屋裡看看秀梅)

柳少爺... ..伊... ..伊在橋頭給人抓到，給人打... ..

林母：阿... ..現在呢，... ..伊佇兜〈在哪〉？

阿武：我朋友講，後來... ..憲兵隊來，本省人攏跑走，伊已經送到病院... ..

(秀梅默住，不自覺的坐下)

林母：哪一間病院？

阿武：這... ..我就不知了... ..

(林母轉身看看秀梅，趕緊走向秀梅，要安慰她)

林母：阿梅，攏抑不知... ..

(此時，門外再傳敲門聲。)

憲兵：請問，這是柳熙的家嗎？

(秀梅衝上前)

秀梅：是，是... ..，我是他太太，... ..

憲兵：柳太太，妳先生... ..遇到暴動的民眾，他... ..

秀梅：我知道，這我聽說了... ..，他現在在哪，我要知道他現在在哪家醫院？

憲兵：他還沒送到醫院... ..就過世了。

(秀梅再度默住，林母衝上前)

林母：阿兵哥，你甘確定是柳熙？

憲兵：我們在他身上找到他的身分證，還有錢包，另外，還有這個從上海寄來的包裹，... ..

(將包裹遞給秀梅，秀梅打開層層包裝，拿出一只玉鐲。秀梅哭出... ..)

林母：阿梅，別哭，... ..我這個苦命的因子... ..

秀梅：媽，柳熙今日就是要去拿這個。

（悲慟，泣不成聲）

林母：（疑惑）

這是啥米？

秀梅：這是伊大姊從上海寄來的。伊講這是伊媽媽過身前交給伊大姊，叫伊將來送給柳家的大媳婦做結婚的禮物。

林母：（無奈流淚，抱住秀梅）

憲兵：柳太太，妳要不要跟我回去處理妳先生的東西？

林母：怎麼可以，她現在有身，不能受刺激，……

（轉向秀梅）

妳不能去，妳會受不了……

秀梅：（堅強的）

沒關係，我要去，我要……去把他帶回來……

林母：不行啦，這款代誌交給妳大哥就好了……

秀梅：我要家己去，柳熙沒看到我去帶伊回來，一定會很傷心……

林母：伊看到妳有伊的身，攔去認伊的屍，伊才會更傷心……

阿武：是啦，小姐，我現在就去找大少爺，……我嘎伊去處理就好

啦，……我一定會把柳少爺帶回來……

林母：是啦，阿梅，妳在厝等就好啦……

（秀梅不再堅持，沉重的坐下）

（林母對阿武說）

緊去，緊去……

（阿武和憲兵從門出）

（林母疼惜的看著發獃的秀梅）

阿梅，妳……家己要保重……

秀梅：（緊握著柳家的玉鐲）

媽，妳放心，我不會哭，柳熙現在一定在我的身邊，我不要他看到我在哭，看到我哭，伊一定很痛，……就親像我現

舞台劇劇本

(燈光暗)

(微弱的燈光打在天母張家公寓的客廳，深夜。一切極為寂靜。突然，隆聲大作，天搖地動，客廳內的擺飾皆倒下，書本、東西散落一地，一會，燈全暗。)

昀芝：(亮著手電筒，微弱光區隨昀芝移動) 阿媽，... .. 阿媽，... .. 妳佇兜？... ..

奶奶：我佇這... .. 我沒代誌... ..

(昀芝找到奶奶後，兩人擁抱在一起... ..，微弱光區打在兩人身上，兩人蹲著。)

昀芝：阿媽，是地震... ..

奶奶：是啊，我真久沒遇到這麼大的地震了... ..

昀芝：待會卡沒搖，阮就跑出去... ..

(擔心)

不知拓翔在山頂有安全否，... ..

啊，我去開手機... ..

(把手電筒遞給奶奶，自己跑到房裡拿行動電話)

奶奶：昀昀，妳不要亂跑... ..

(接著又一陣搖晃頃倒聲)

(昀芝回到奶奶身邊)

昀芝：拓翔的手機沒通，不知道是不是沒代誌？... ..

阿媽，我看，阮還是離開房子卡安全... ..

(搖晃仍不斷，一會兒)

(突然，昀芝的手機響)

昀芝：喂，喂，拓翔嗎？

(電話裡傳來收訊不良的雜聲和廖組長氣急敗壞的聲音)

廖組長：柳經理嗎？

昀芝：是，是，... .. 我是，你是廖組長嗎？

廖組長：是。

昀芝：拓翔還好吧，張總經理在你旁邊嗎... ..？

廖組長：喔，不... 我今天沒有住山上，我住我太太娘家...

昀芝：所以呢，... 所以拓翔怎麼了...

廖組長：我們還沒找到張總...

不過，現在這一帶都沒電，

（雜訊）

都看不清楚，...

不過，... 不過... 山上跑出來的人說，...

（雜訊）

都倒了，... 茶莊都不見了，宿舍也... 什麼建築都倒了...

他們只有一輛車下山，... 他們說山的地形全變了...

昀芝：那我先生到底在哪？為什麼他們不帶他一起下山？...

廖組長：... 他們找不到張總...

（雜訊）

昀芝：喂... ，喂... ，喂喂...

（手機斷訊）

奶奶：昀昀，拓翔怎麼了...

昀芝：他們說拓翔不見了。

（哽咽）怎麼可能，... ，怎麼會這樣...

奶奶：昀昀，妳先靜下來，...

昀芝：靜下來，我怎麼可能靜的下來... ，他們說茶莊都倒了...

... 什麼建築物都倒了，... 宿舍也...

（哭泣）

不可能，拓翔不可能有事，... ，怎麼可能，他說，他回來後還要跟我談一談，... 我們很久沒講話了... ，不可能的，我們絕對不會這樣結束，太突然了...

奶奶：昀昀，妳先別哭... ，我們還不確定...

昀芝：我今天就一直覺得不對勁，成天眼跳心跳... 他下午打電

話來的時候，我應該... ..我應該跟他說些什麼的... ..，跟他說... ..不對，阿媽，拓翔一定沒代誌，怎麼會有事... ..

我知道他回來後一定是要跟我道歉，... ..他這樣... ..太自私了，不可能... ..

不可能... ..我不允許他這樣離開... ..

(再一次劇烈的搖晃，玻璃碎裂聲，傾倒聲，持續。燈光突暗。混亂聲持續。停止，寂靜。仍然極暗，黑暗中傳來昀芝的聲音。)

昀芝：阿媽，記不記得妳說要幫我畫一個秀氣溫柔的柳月眉... ..

奶奶：妳講不甲意那款... ..

昀芝：我今天突然想要畫那種眉毛... ..

(全劇結束)